

新月崇楼之韵

——中国清真寺建筑印象

沈坚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阿拉伯语原为 Masjid(麦斯吉德),意即“礼拜的场所”。最初,“麦斯吉德”在中国的译称并不统一,有过各种称呼,如“礼堂”、“祀堂”、“回回堂”、“回教寺”等等。“清真寺”一名在中国最早何时出现,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最晚大约到明代,“清真”一词已同伊斯兰教正式挂钩,并以之作为其礼拜场所的专名。“清真”汉语中原意为“纯洁质朴”,明清时中国穆斯林借用该词,逐渐为其所专有。他们的解释是:“清”指真主清净无染,不拘方位,无所始终;“真”指真主独一至尊,永恒常存,无所比拟。这同伊斯兰教拒绝多神偶像崇拜、独尊安拉(真主)为唯一神的宗教理念,是一致的。

中国穆斯林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特点,其聚居之地,一般都建有清真寺。伊斯兰教的礼拜活动相当隆重,凡有可能,都在清真寺举行。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在不同时间进行五次礼拜(晨、晌、晡、昏、宵礼);每周五有一次规模较大的聚礼,称“主麻礼”;每年逢伊斯兰历9月要斋戒一个月;开斋节、古尔邦节时还举行两次更为隆盛的会礼。在穆斯林集居的城市或乡村,一到礼拜之时,你总可远远听到清真寺内穆安津(专职宣礼员)向信徒们发出的召唤声,如歌如诉,悠长深远,不由得让人肃然品出一份动人的伊斯兰心韵。

中国的清真寺就功能而言,包括了不少方

面,不单为宗教活动场所,也成为穆斯林进行其他各种社交活动的所在,既在那里沐浴洁身、聚会礼拜、听取阿訇宣讲教义,又是赋予穆斯林儿童启蒙教育、培养新一代教职人员的机构,举办穆斯林婚丧嫁娶、节庆礼仪的场馆,处理穆斯林社区事务的办公处所。

穆斯林对清真寺非常看重,无不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尽其所能建造起美观实用的清真寺。中国的清真寺建筑,集伊斯兰艺术风范之大成,也凝聚了各民族的智慧和创作才能,既承袭和借鉴了域外的伊斯兰传统特色,又融入了本身的民族文化元素,因而显得别具一格,瑰丽多姿。

中国的清真寺建筑南北各地风格上还是颇具特色的,堪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谓“同”,即指清真寺的基本格局一般都差不多,有寺院大门、宣礼塔(邦克楼)或望月楼、礼拜大殿、沐浴室,大殿内有圣龛(米合拉布)、右侧的阿訇宣教台(敏拜尔)。在伊斯兰教看来,安拉无形无象,安坐天堂,却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伊斯兰教绝对不供奉偶像,中国的清真寺建筑,无论何种装饰风格的,都不采用动物图形,至多仅有少量以植物或几何纹样和阿拉伯字古兰经文为饰的。穆斯林礼拜时须朝向圣地麦加所在的方向,因中国位在阿拉伯半岛之东,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选址均坐东向西,圣龛则背西而设、面朝信徒。清真寺的邦克楼,供

穆安津召唤信众。有的清真寺还建有高耸的望月楼,由大阿訇或享有威望的见证人在每年伊斯兰历斋月起迄的前一日黄昏登临观月之用,以定斋月始毕。建筑风格上的所谓“异”,则谓清真寺由于各自创建年代和所在地区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的某些个性化发展趋向和特点。

中国早期的清真寺建筑,多建于宋元时代,那时西亚一带的穆斯林客商(蕃商)纷纷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通商定居,创建礼拜寺院。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和杭州凤凰寺四大寺是其中的代表。泉州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通体古色古香,充溢着一股浓郁的异域风采。其门楼、尖拱状大门、门厅、墙体、奉天坛立柱、壁龛和地面铺设,均采砖石结构,厚重坚实,外观造型呈现典型的阿拉伯风格。站在它的面前,若无寺外景物为参照,还真有几分置身中东的感觉。广州的怀圣寺光塔素以“番塔”见称,形同一支兀立苍穹的巨型蜡烛,外表光洁古朴,“望之如银笔”,与其他我们见惯了的中国式佛塔是迥然有别的。

这些早期的伊斯兰建筑遗存,眼下已存之寥寥,但却是历史留给今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遗产,也是中国与西亚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古老见证。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布,回回民族的逐渐形成,清真寺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由于同汉民族的文化因素发生密切交往,在继续保持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前提下,开始大量吸收中国传统的建筑手法。到了明清时期,受其影响,清真寺建筑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趋向。工程用料愈来愈多以砖木结构取代石结构。整体建筑布局,大都采用传统的一串四合院形式,依中轴线布置,循序而入,层层递进,将若干进四合院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建筑外观型制方面,多以中国传统宫殿或庙宇式为典范,仿文庙或皇宫午门样式,采用硬山或歇山式大屋顶,带梁、柱、檩、斗拱,或单檐、或重檐、或三檐,上覆陶质筒布瓦或琉璃瓦,饰以

五脊六兽,主屋脊两端分立鸱吻。邦克楼大都采用上六、下四边木构楼阁式,改变了先前流行的砖砌圆柱形阿拉伯尖塔样式。像庙宇学宫那般,寺门前则安设了牌坊、栅栏或照壁。

我头一次到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就被它显而易见的泱泱汉风所吸引,原来清真寺还有建成这种风格的!在这座始建于明初、富于中国情趣的清真寺庭院深处,不但处处遍植花木,留香吐芳,绿荫婆娑,堆石叠翠,还能见到优雅别致的木牌楼、静谧安逸的亭阁,饰有堆体砖雕花纹的照壁墙和碑楼,让人叹为观止,更有可容千人礼拜的庙宇式大殿。只是殿柱楹联和砖雕上醒目的阿拉伯文字,才使人顿有所悟,真切地传感到清真之地独特的文化气息。呼和浩特的清真大寺建于稍晚的清乾隆年间,其基本规制也不外乎中国化风格,青砖灰瓦,色调上与本地传统的北方汉族民居极为相似,即便是后来增建的望月楼,仍如出一辙。上海福佑路清真寺,始建于1870年,为上海城区现存最早的礼拜寺。笔者去参观时注意到,该寺尽管抗战期间罹遭日寇轰击而部分被毁,外墙经重建后已呈西式化,但内部的礼拜殿,则依旧保留着原来的中国式木构厅堂风格。

对中国建筑元素的大胆吸纳,其实也同时体现在对不少先前宋元时期清真寺的改建上,北京牛街清真寺就颇具代表性。该寺始建于宋辽时期,迄今也还留存下来若干当时的建筑遗存,像古坟、藻井,然而明清时的重修,对其影响颇深,奠定了今存建筑的基本格局和型制,明代奉敕赐名,遂有“明寺”之称。恐正因此,牛街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与北京的皇城气派极为相适,大门牌坊、邦克楼、礼拜大殿,竟采用了一般清真寺中不多见的黄绿琉璃瓦顶、大红漆木立柱,屋梁、斗拱施以彩绘,连大殿之门也涂上了明晃晃的红漆。上海郊区的松江清真寺,其初建年代可上推至元,明清屡经修葺,邦克楼外观和礼拜殿的木构厅堂,也已含具了比较鲜明的中国建筑色彩,殿内的阿訇宣教台除带有一拱顶外,大致也是中国传统木雕类型的。



泉州清净寺的阿拉伯风格建筑

还有北京东四清真寺、云南大理老南门清真寺、安徽寿县清真寺等，也都可从中触摸到这一类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痕迹。

进入 20 世纪，中国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又经历了某种显著变化，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同 19、20 世纪初西风东渐、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大环境相关，尤其近 20 多年来，新型建筑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时期的建筑特色以中西合璧和热心追慕阿拉伯风格为主，人们漫步各地，不时可见这样的洋葱形拱顶浮现于天际线。礼拜大殿顶上的穹顶群，一般设有一大四小，分别饰以绿色、金色或白色，据说，大穹顶象征着先知穆罕默德，小穹顶则象征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或四大哈里发。只要发现这种穹顶建筑，便不难想见此处必有清真寺矣。

在近代上海这座一度华洋杂处、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的城市中，清真寺建筑不可避免也接受了不少西洋元素。老城厢的小桃园清真寺，相传附近原有一座小花园，以遍植桃花而得名，建于 1917 年。1925~1930 年改建，已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除屋顶外，主建筑外观已基本为西洋风格，其门楼一如上海比比皆是西式建筑，惟见正立面镌刻着“清真寺”及“1343”（改建时伊斯兰历年份）字样。礼拜殿前有西式廊柱，但屋顶上却展现了典型的伊斯兰建筑特色，殿顶四角各有小穹顶，中央一大穹顶，上设

两层望月塔亭，亭的顶端竖立着标志性的星月杆。小桃园清真寺的建筑，应该说，带有很突出的时代特性和上海特定的地域特性。

西北是回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地，清真寺随处可见。笔者到过有“中国的麦加”之称的甘肃临夏，但见清真寺林立，数达 20 余座，无不别具特色，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伊斯兰文化氛围。

给我印象颇深的，还有雄伟壮观的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东关寺的建筑布局对称协调，规模宏大，最多可容纳万人。这座建于明初洪武年间的青海第一大寺，有着宽大的中国庙宇式礼拜大殿，殿脊饰有藏式镏金宝瓶；殿前却有 20 世纪上半叶重建时矗立的中西合璧风格二门，两边分设邦克楼、望月楼；而此前又有数年前新建的大门和主体建筑，完全采用了近年时兴的阿拉伯样式，绿顶尖塔和大穹顶。所以，西宁东关清真寺的建筑本身，实际上体现了从明清至 20 世纪以来清真寺建筑形式一步步演变的历程，很有意思。

那种带有阿拉伯异域情调的新型清真寺，我在不少地方都曾一再领略其风采，昆明的迤西公清真寺、南城清真寺、呼和浩特的北寺、上海的沪西（原药水弄）清真寺等，均属此类，虽则各有千秋，总体的建筑旨趣却无分轩轻，似能映出当下的一点艺术取向。

建筑，常被人誉为凝固的音乐，流淌着的是民族的心声，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中国历史长卷下层出不穷的清真寺建筑，从中透射着的除了庄敬、专诚的灵性之光，除了缤纷眩目的文化声韵，还能是什么呢？